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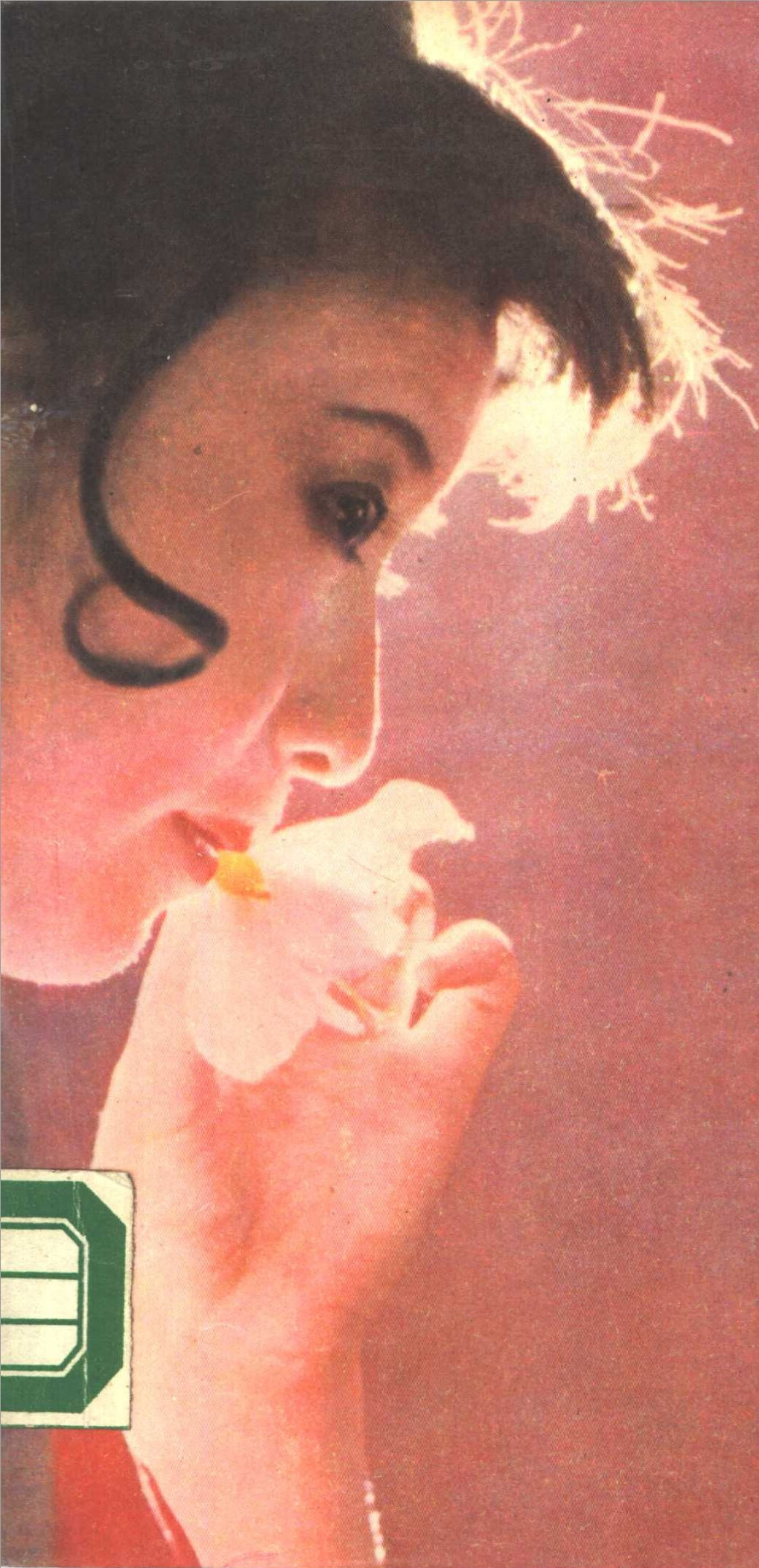
歌女泪

台湾纪实文学选



GE NU LEI • TAI WAN JI SHI WEN XUE XUAN

香港·杨贾郎编选



歌 女 泪

——台湾纪实文学选

香港·杨贾郎 编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十月

封面设计：阿 毅

责任编辑：郑 蕾

歌 女 泪

香港·杨贾伟 编选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朝园77号)

通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10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通远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0册

ISBN 7-5069-0170-2/I·118

(统一书号, 10355·1170) 定价, 2.00元

目 录

无烟囱工业的社会污染·····	王孝廉〔1〕
不散回头看牵牛·····	林清玄〔16〕
歌女泪·····	许台英〔37〕
卖血人·····	陈铭珊〔59〕
危楼里的老艺人·····	施叔青〔80〕
吃软饭的男人·····	陈惠琪〔97〕
看见南枝巢，应思北风陵·····	韩 韩〔137〕
大地反扑·····	心 鲁〔147〕
植物园就在你身边·····	韩 韩〔159〕
几番踏出阡陌路·····	马以工〔166〕
海洋的看守·····	李利国〔203〕
黑色的部落·····	古棠仁〔218〕
暗杀江南的前后·····	董桂森〔251〕
最后忆·····	杨夏郎〔298〕

无烟筒工业的社会污染

王 宁 / 康

序

一九五六年到台湾去观光的日本客人没有超过一千人，到了一九六七年，台湾的日本观光客高达七万二千人，超过了美国旅客，成为台湾观光事业发展上的主宾。一九七二年，到台湾的日本人曾一度减少，但是不到一年，到台湾观光的日本人却又达到了四十三万七千八百多人。一九七四年也有四十三万八千九百多名日本人到台湾观光，一九七五年日本因为受石油危机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到台湾观光的旅客减少了一万八千人，但是这四十多万的数目还是占去了台湾的外国旅客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为什么每年有四十多万的日本人到台湾观光呢？这些人多半是抱著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来台湾的？台湾每年的三亿五千九百三十五万美金的观光收入是谁赚的？在“男性天堂”的招牌之下所隐藏的问题是什么？

一、从一篇文学说起

去年十月，产经新闻社发行了一本“特集”周刊，这种特集的后面印着“亚东关系协会东京办事处”。亚东关系协会曾经把这个特集寄给各地的留日同学会，要求负责的同学

分发给留学生，没有寄出的特乘是被陈列在各地的亚东办事处（大阪、福冈……），让前往办理观光签证的日本人和华侨自由地取阅。

在这本特乘里有一篇甲田哲夫先生写的文字是“观光理发厅里的美人”，甲田是一个四十岁的公务员，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许多人说海外旅行必须先由台湾开始，台湾的确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岛上，风景名胜也多，又因为曾经有五十年的长时期是被日本占领的缘故，所以不论到哪儿用日本话都可以讲得通。对日本人来说台湾是一个可以放心前往而且觉得亲切的地方，还能享受夜游的乐趣。

这次是我第二次到台湾，所以心情特别轻松愉快，我打算好好地享受一下南国之夜的乐趣。欢迎晚会上的绍兴酒解除了我旅途上的紧张和疲倦，使我觉得轻飘飘地浑身舒畅。乘着酒兴，我信步走向霓虹灯满街的夜街上去。

一个青年走近来，很亲热地和我聊起来了，他是附近的土产店的店员，他说他可以为我物色到全台北难得一见的美人。我随他到了一个乘计程车约五分钟距离的地方，进到了一个公寓式的房子，在那里坐了五分钟以后，一个年纪二十岁左右的小姐出现了，她的确是个曲线玲珑，姿随秀美的美人，因为她太美了，使我怦然心动了起来，但想到我这回来台湾旅行的身份，因此也就不得不打消了心中的绮念。

一个人走在南国夜风迎面吹来的霓虹灯下，入目的是一个闪亮的“观光理发厅”的招牌，这种国名已久

的理发师使我停下了脚步，里面走出一个仆役低声地对我说里面有漂亮的小姐，所以请我务必进去坐坐。

里面的小姐都是二十到三十的美女，当我在理发椅上坐定了的时候，耳边传来了日本的流行歌曲……在异国听到以前的日本老歌使我有种说不出的异国情调。

理完了发以后我往楼上二楼去“马杀鸡”，连理发一共的费用才不过三百元，合计日币的话仅仅是二千一百元，又便宜、服务又好，真是一举两得。付完帐以后我和店主闲聊了一会儿，不外是生活的方式，日本的现状等内容，临别的时候店主象老朋友似地说：“明天也一定要来啊！”

在甲田先生文字的后面有产经周刊编者所加的按语是：“如同以上所介绍的样子，台湾是一个具有多种魅力的地方，虽然万种风情因人而异，但无论如何台湾是一个值得前往的好地方。”

爆客，皮条客，妓女，理发美人，亲日的店主以及勾起日本人无限乡愁的日本歌曲所组成的南国之夜，似乎道出了日本人之所以一窝蜂飞向台湾观光的动机。这篇文字如果把它当作甲田先生的个人嫖经，倒也情文并茂，但是用来做为纪念，却多少使在海外的留学生们感到脸红，而亚东关系协会用这种文字来宣传台湾的繁荣与进步，无论如何，也使人消除不了类似皮条客的联想吧？

二、另一本“观光特辑”

所谓“另一本”观光特辑，也还是陈列在亚东办事处让

日本人和华侨“自由取阅”的宣传刊物，发行的也还是产经新闻，正式的名称是“观光特集”。

也许就是因为是“特集”的缘故吧，因此所介绍的观光也就特别地详尽了。其中一篇“美丽之岛的再发现”，刊头是九个穿着不同的山地服装的“公主”在台北机场欢迎客人，文中对于日本人为什么涌向台湾观光的理由说：

最大的原因是台湾人的亲日感，四十岁以上的人能够说流利的日本话。在山清水秀的日月潭，有个曹族的山地少女对日本观光客说：“您真是英俊潇洒的男人啊！”她说的是令人听了感到吃惊的流暢日语。在台北市内的青年人也常说日语，因此日本人到台湾去是完全没有语言上的障碍的……

台湾的计程车非常便宜，有两三百元的话就足够游览整个夜晚的都市了。司机们对日本人都十分亲切，连哪里是“穴场”都知道……如果是在单独房间的酒吧喝酒吃饭，那儿有穿着中国旗袍的美丽姑娘为您亲切地服务，她们都能唱令你怀念的日本歌曲……

在酒吧喝完酒以后，把服务小姐带回自己的旅馆也是常有的事，一个旅行社的经理说：“日本人只要在台北度过一个晚上以后，第二天就会说：‘我不再想到其他各地观光去了。’然后他就在旅馆的房间里观光到底……”

产经新闻社发行的另一本特集中对美丽宝岛的“再发现”，所发现的也还是如他们的特集一样，不过是发现了台湾的亲日、穴场、孤家女陪宿等事罢了。其实这种发现早在好多年以前，美国的《时代周刊》记者就发现了北婆的陪

俗，还把陪俗女郎的风采活生生地拍了下来；当局发现了英国的这种发现以后好象也曾提出过“严重的抗议”。就是日本好多年前一位以写“谁也没写过的台湾”而享大名的作家铃木明先生，在他的书中就已经详细地介绍过台湾了。铃木明先生的大作也是由产经新闻社出版的，使人觉得产经新闻社那么忙着去“发现”与“再发现”台湾，到底是为了什么？

铃木明先生的书中说一个日本的杂文作家利用四五天的假期到台湾去“伸伸翅膀”，伸完了翅膀以后回到日本的第一个感觉是：“台湾的女人是多么地温柔甜蜜呀！”然后这位杂文作家解释台湾之所以成为天国的理由是：

初到台湾的日本人有一种“语言上似通非通的乐趣”，因为这种似通非通的感觉，所以日本观光客和台湾女人的交流必须先通过“男女关系”的身体交流才能建立起关系来。又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使用汉字的民族，因此在不通之中它有那么“一点点”相通的地方，这就是很有趣味的“一点点”……

不管是“产经新闻”的“语言完全相通”的再发现或是铃木明先生笔下的那“一点点”的相通，总之不外是一个日本男人以一种获得战利品的姿态得意洋洋地分析苦被他占有过的女人罢了，一个是嫖客，一个是被嫖的妓女，是没有错的。

三、亲善交流的关系

一九七二年，到台湾观光的日本客人突然减少了。在这段期间，日本人曾一度想把南朝鲜当作另一个男性天国来做为观光的对象。于是随到台湾的观光客减少而到南朝鲜的却增加了。日本人大批到南朝鲜去花钱观光当然使南朝鲜增加

了一笔不少的外汇，对于正在起飞的南朝鲜经济自然是不无小补的，但是却也带给了南朝鲜许多头痛的问题。在不到十个月的期间就有一百二十五名南朝鲜女子到法院去控告日本观光客“结婚诈骗”，釜山的地方法院说那年处理的结婚诈骗案子比日本人没去观光以前在比例上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这百分之八十五的男主角又几乎全是日本人。釜山地方法院又说这一百二十五件案子仅仅是正式提出控告的案子而已，事实上被日本人骗婚的南朝鲜女子至少是提出控告人数的三倍，也就是说单就一个和高雄差不多大小的釜山市，就有三百七十五名以上的南朝鲜女子被骗。

这些因为观光而引起的不良结果曾经使南朝鲜的女子大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她们要求自己的政府保护自己的女同胞，她们抗议在观光的口号下使南朝鲜女子成为日本观光客人的玩具，她们并且沉痛地呼吁南朝鲜的女同胞不要因为贪图小利而置民族的尊严于不顾。……南朝鲜当局除了派了些警察来制止游行的女学生以外，对于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好象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答覆，但是日本观光的人士却因此不再象以往地那么踊跃了。

在南朝鲜大学生们群起抗议南朝鲜成为天国的時候，不到一年的时间，台湾又再度成为日本人的天国。一九七三年到台湾的日本人达到了四十三万七千八百多人，比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许多到台湾神神翅膀的日本人回来以后纷纷地说：“还是台湾好，不象南朝鲜有那么多的愚昧野蛮的排日感情。”

台湾与日本的观光事业，也许正如他们之间所设立的机关名称，日本在台北设立的是“日华交流协会”，台湾在日本设立的是“亚东关系协会”，日本的观光客是纷纷地前来

“交流”我们的同胞，而更东则是为着和日本的“关系”而努力地把一些色情文学摆在柜台上。

四、一些原因和动机

台湾之所以成为每年四五十万日本人观光的天国，简单地分析日本人所以上台湾的动机与原因，该是建立在食、色与性以及其它上面的吧？

为吃真正的中国菜而来台湾的日本人应该是很多的，日本原是一个不讲究吃的民族，主要是因为岛国物产并不丰富的关系，但是近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的成长，对于吃也就逐渐地讲究起来了，日本不产咖啡，但是日本却能把进口的咖啡调制得尽善尽美（台北的几家够水准的咖啡店听说都是日本人开的）。吃牛排的时候日本也逐渐讲究和牛（日本牛）与外牛（输入牛肉）之分了，吃鱼又要讲究远洋近洋以及各种剖杀的方法，因为一般在日本华侨开的中国餐馆几乎完全一样而没有什么特色，因此也就有许多人到台湾或香港去追求真正的中国口味了。

色情的问题当然也是吸引无数日本人的原因，咖啡馆里穿长裙的少女，酒家里温柔可亲的酒女，理发店里引入渐入佳境的马杀鸡女郎，穿着山地服装的公主……这些地方都是使许多日本人觉得富有异国情调的温柔乡，更那堪这些多情少女们又能连说几句“多摸，多摸”（日语“谢谢”的意思）之美的日本话。

另外也有一些观光的人是不管什么水绿山青的日月潭或富丽堂皇的故宫博物院，而纯粹为了嫖女人而上台湾的，这种人一下飞机就一头钻进旅馆里，直到床头金尽然后再脸色发青地回日本。也有大学的学生，在日本每天灰头灰脸地打工，然后把一年的积蓄在一星期之内花在台湾，回来日本后

就连自己住过的旅馆的名字也不记得，记住不忘的只是几个阿姿阿花之类的美丽名字。

除了上述的食、色与性之外，另一种使日本人去台湾观光的原因是为了一种怀旧的心理。抱着这种怀旧感情而上台湾的多半是战前曾在台湾住过的人，这些人或者是殖民地时代的统治者，或者是被征到台湾服役过的老兵，或者随着家属在台湾出生和成长，他们是抱着一种怀念与遗憾的感情到台湾去找寻往日旧梦的痕迹，因此一支飘在雨家的老歌，或是一株青青的校树，而使们感到无限的惆怅，在无限的惆怅中他们是飞回昔日堂下的燕子。

除此之外，当然也有包括去故宫研究中国文物的教授、到淡水打高尔夫球的社长、到山地探访民俗的学者、到万华去研究台湾“庶民生活”的专家……

日本人很喜欢强调台湾的“亲日”，比如台湾中年以上的人的日语能力，飘在台湾各地的日本歌曲，闪亮在台北高空的日货商标，都使日本人感到有种说不出的亲切。在整个黄种民族的世界里，象台湾那么“亲日”的似乎也不多，南朝鲜人一向是不喜欢日本的，因此许多到过南朝鲜观过光的日本人回来以后常发誓说决不去第二次了。东南亚各国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因为日本经济势力的侵入而引起了许多反日的事情，因此在一些日本人的眼中，算来算去，觉得真正对日友好的也只有台湾了，只要有钱，日本人很容易在台湾买到一份自我满足的虚荣，这种虚荣的感觉也使得日本人一再地来观台湾的光。

五、北投的今昔与妓女问题

当然并不是所有到台湾观光的外国人都是为了看台湾的妇女而去的，但对外国人来说，“北投”是个闪亮的名词却是

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的杂志曾经因为刊登北投妓女的裸照而在台湾引起过一阵波动。一个在远东关系协会做事的朋友告诉我，也有持着护照前往申请观光签证的日本人，在申请表填写的来台地点是桃园——北投，北投——桃园。这些人们似乎单纯地只知道台湾有个北投，而北投又正是他想去的地方。

单纯地要备观光客去台湾寻欢娱乐是不对的，因为妓女、龟公与嫖客正是一个圆形的循环，因为有开门接客的女，所以才有找上门去的嫖客，因为嫖客越来越多，所以也就有更多的女人成了如梦生涯的神女。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日本现在的天皇裕仁，当时是东宫太子的身份，到了北投温泉，因为裕仁在北投温泉洗了个澡，而使北投成为日本举国皆知的名词了，昭和十一年台湾总督府发行的台湾旅行介绍里说北投是“台湾的别府”，北投成了“温泉乡”。昭和十九年到二十年的这两年阔（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北投是日本神风特攻队队员的特别宿舍，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被集中到北投去，在那里有醇酒美女，有清泉流水，有青年人醉后的狂歌与眼泪，唯一的是在那里没有明天。一个出发的命令下来，他们就得告别这些眼前的繁华富贵，就得告别自己还没有成长的生命。

日本战败以后，北投经过几番沧桑，然后成了台湾的观光门户，无数青年女子在红灯绿酒之下出售着自己的青春。早年的美国《时代》杂志刊登裸体的陪浴女郎，到近年北投妓女的集体罢工，似乎所有发生在北投的新闻，都是和色情有关。

北投的转变或许就是从日本战败的当时开始的，日本战败，中国胜利使得刚被光复的台湾曾经出现过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当时的《台湾新报》的第一个广告就是“庆祝台湾

光复”“上等好酒菜，温柔女招待”“太平酒家”，投机的商人在台湾积极地发展着色情事业，一些旧式的日本商店纷纷地改成了新的中国名字，譬如北投的“若松”食堂，换了个招牌变成了“新高华国咖啡厅”然后照常营业。他们在报上大登广告，募集“中日丽人”，把一些希望留在台湾的日本女人招集起来，并且聘请老师教她们中国话和英文会话，这些在“庆祝台湾光复”名义下被募集的中日丽人，或许就是台湾妓女史上的第一代。

所谓“北投”，也不过是一个代表性的名词而已，事实上台湾的妓女并不限于北投，万华的宝斗里，台北的江山楼，中坜的河边，台中的良民街，台南的新町，高雄的受河边，都曾经是或至今仍然是妓女营，至于分布在各地角落的变相妓女更多。

也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关心过台湾的妓女问题，有人从正面写文章，写些“妓女，谁来关心你们”之类的文字，但关心尽管关心，同情也尽管同情，那些文字对于妓女却毫无用处，也有作家像黄春明先生透过小说《莎哟娜拉，再见》之类的写出日本人到台湾慰妓的问题，但是黄作家的小说读起来固然新鲜活泼，遗憾的是他的“人道”建立在他的幽默上。另外还有一位爱国忧时的高准先生，站在他的人道主义立场提出了主张，他主张把带有轻蔑性的名词“妓女”改为“生理服务员”，让妓女们打扮成穿白色制服的护士，并且给予合理的管理和待遇云云，但总使人觉得纵然是如此，或是把名词改得更好听，但被嫖的还是被嫖，嫖客也还是嫖客，不过是把“渡瘟资”改称为“服务费”罢了。

知识分子关心这问题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今天台湾的妓女问题却不是同情关怀之类的文字可以解决的，最根本的

还是实行了多年的“离禁于征”的政策问题，而在“禁”与“征”之间又产生了极大的执行问题。于是台湾的色情就象是烧不尽的野草，一经改头换面，就是换个地方，换个名目，又重新起来了。

六、从一个妓女的自白看出洋卖春的问题

象以前台湾抗议美国杂志刊登北投妓女陪浴的相片的事一样，每当一些事被外国人发现了以后，就马上觉得是“有失国体”而加以抗议或谴责，并且抗议似乎是温和的，而谴责又是严厉的，因为抗议的对象是外国，谴责的对象则是“丢了面子”的自己同胞。

多年以前的事了，美国一部叫《六福客栈》的电影中拍了中国女人的小脚镜头，这当然是使同胞觉得没面子的事，但是温和的抗议对外国老板来说是一阵吹过耳边的风，于是也只能在台湾“禁演”这部电影，台湾的人因为政府的禁演而看不到电影中的小脚，台湾以外的世界各地却排着队伍去看这部影片。

“妓女出洋卖春”的问题在台湾也引起了一阵子的骚动，但这回是连抗议的理由都没有，因为这是事实，于是剩下的也只有谴责了，谴责的对象当然是出洋卖春而使中国人丢了面子的妓女，于是大义凛然的文字不断地出现，内容也不外是谴责这些妓女，“不知自爱”“丢人丢到外国人面前”之类的话，但是对于这些妓女为什么不辞辛苦地跑到外国来出售身体却不提。

在许多大义凛然的谴责文字之中，每看到一篇文字是对于旅日卖春妓女而写的访问稿，这篇文章是发表在《中央日报》的一个零犯狗屁所，去访问一个因卖春而被捕的妓女，

去坐牢的妓女所做的报道，原刊于台湾日报上。

被访问的是林小姐，是台南一个家私念到高中二年级因为家庭环境不好而辍学的女孩子，去年三月以“商务考察”的签证来日本，十二月因为卖春事件被捕。

她来日以前原在台中成功路一带的“观光理发厅”做马杀鸡的小姐，情形是：“按四十分种一节算，各地情形不同，有的四百元或三百元，也有二百元，大概我们可以分到十分之三，譬如说四百元，我们可以得到一百二十元。”

而十分之七的钱哪里去了呢？

“那些钱要送给‘管区的’，有的要付给保镖和来揩油的流氓，所以我们尽量要求客人顺便做那个，做那个要多收一百元，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

所谓“管区的”当然是负责当地治安的警察先生，也是执行政策的人民保姆，而这些保姆的情形却是：“会来取缔，不过年节都有‘进贡’，所以警察要来检查以前我们事先就会得到通知，哼！他们来还不是表面看看，拍拍老板的肩，吃吃老板的槟榔，说一声‘老板，不要太过分咧’就走了。”

对于那些义正辞严的当局官员们的谈话以及社会上的舆论，认为林小姐之类的人是“有损国家体面”的事，林小姐的答复是：

坦白说，今天我流落在异国，现在被拘留中，不久就要被遣送回来，但还有一些我的朋友，和我一样遭遇的人。你以为我情愿留在这里？上街外出也不敢，担心随时会被捉走，当然我们也有错，但是我认为我们之所以沦落到这种地步，社会要负责，假使在台湾我可以找到一份正当的而且可以养活家人的职业，谁愿意去当妓女？假如穷人和失业的人

可以获得政府和社会的照顾，我怎么会好好的不读书而不得不休学去找工作，然后因为工作不好找而狠心干这种职业？再说，当妓女若是可以解决我家人的生活，我何必跑来受罪，让日本狗欺侮？台湾的报纸光会乱骂，不去想造成事情的“因”，只会骂发生事情后的结果……

你到过妓寨？那是一些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陪你们男人洗澡，包括干那种事才两块钱，当然你们男人会说我们女人贱，但是你们自己想想看，我不会说，真的，我只能说那是个恐怖的世界……

你认为她们很可怜吧，是的，刚开始我也认为自己很可怜，暗中不知流了多少泪，但是渐渐的我心中只有恨，她们也象我一样……

林小姐的话应该也是目前台湾社会的另一面真实的反映，因为有无数象她一样的女孩子飘零在都市和乡下的昏暗灯下，她们走上这条路的原因也至少有一大部分是和林小姐一样的。

七、高禁于征与自愿卖笑

一个华文报报社的老板到台湾观光回到美国以后写了一篇“力求忠实而客观”的文章“直言无忌”地谈到了台湾的妓女问题，他引用了一位当局官员的话说：“台湾的公娼制度是日本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气，我们不能干涉人民的私生活，那是人民的生活自由。”

台湾今天的色情事业与公娼制度，是不是直接受日本统治时代的遗风影响是很难断定的问题，但是至少日本今天已经废止了公娼，而台湾也似乎没有默守这个日本遗风的必要